



大學章句諸說辯誤

全



991  
3-2 止  
123.8

3-11306

大學諸說辨誤

精里古賀樸淳風著 受業

薩摩 石冢崔高  
會津 土屋 朗 同校

序

虛齋蔡氏曰。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為未切也。且朱子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解論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所



S121  
K0,24



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為諸書禮字之通解乎。

又曰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擗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太全中。最為精當。前此偶忘却。今當據之以為定論。

樸按禮字虛齋前說。似覺胡氏之非者。然其曰於性為未切。規規爭天理人事二句。所安之前後。不知以何解為的。而不言禮樂之禮與四德之禮別義。胡氏以知識之知為四德之智。皆大繆也。蒙引後條所引

朱說固無以易之。但其前條之誤未索言其所失。讀者猶或執前條及胡雲峰諸家之說。故不得不辯。

退溪李氏曰。質字之義。混亦難曉。嘗思之。固是以形質言。如朱子所謂成這模樣了底也。然若止此而已。則人有體質形貌甚美。而心性惡者。如韓子所謂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又有體貌寢陋。如驂明澹臺滅明之倫。而性行美者。則不可以形質而斷。此字之義明矣。故試以物譬喻。人之有質。猶瓦之有坯。木之有樸。坯之形模。有打造盡善。而土品適中。用無不宜者。有打造甚好。而土品或



大學詩說精義  
疏或墳。或太剛。或太軟。不中用者。有形模未善。而  
土品得宜。不疏不墳。不太剛。不太軟。用亦不廢者。  
樸之形模。與木品亦然。然則人之質。美質。惡。不可  
以形模定矣。但其為粹。為駁。為剛。為柔之品。寓此  
形模。而為此質。故渾淪而稱之。曰形質云耳。北溪  
之意。以是質而行。為故云云。非以行為質也。  
樸按李說。雖曰不可以形質斷。似猶兼形貌妍醜。而  
言蓋質之為義。原就魂魄情識上。分其美惡。魂屬氣。  
魄屬質。質之美惡。如膽之壯怯。魄之大小。可以見已。  
與形貌妍醜。始無干涉。

大小學

諸一家之誤。觀乎辨說而自明者。不載。惟舉其目。他皆做此。

闇齋山崎氏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白虎通  
之說。程子亦據之。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尚書  
太傳之說。丘瓊山曰。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  
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  
以為期限也。瓊山考得好。朱子亦有古者初年入小  
學。自十六七入大學之說。

樸按太小學。以孟子集註觀之。似若以國學為大學。  
鄉學為小學。而朱子又於儀禮經傳學制通解則云。  
若其名號位置。今皆無以考其實。然則朱子於此序。



亦大概言之耳。或不察乎是。紛紛為說。有謂鄉黨閭巷皆有大小學。夫閭巷僅僅二十五家。而有大小學。則六藝而上。脩己治人之教。須有其師。鐘鼓籩豆弓矢車馬亦須取具於斯。雖三代之多賢而饒財。恐無是理。又有謂王宮國都並設大小學。至於鄉黨閭巷。則唯有小學。夫鄉黨者閭巷之積也。果若所云。則民之凡庸。應止於閭巷。其俊秀者。徑升於國學矣。則鄉黨小學。無復所用。是皆拘儒之見已。

術數

樸按。朱子嘗論老子有曰。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

申韓是也。據此。則術數之說。黃氏得之。或為識緯者謬。

一切

樸按。一切之切。梅誕生音竊。為苟且之義。又音砌。乃為大凡之義。故世人或讀序文一切。音竊。讀經壹是。章句一切也。音砌。然如語類說。則似無音義之異。但未詳何音。據字典。大凡之義。亦音砌。則皆當從砌音。



大學之道節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明德便是性。朱子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以上語類

虛齋蔡氏曰。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字當大學之大字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眼。分法例處。○問年十五始謂之成童。今十五所學者。乃謂之大人之學。何也。曰十五始入大學。非止十五而已也。自十五以上。則皆成人境界矣。



大學註疏  
晚村呂氏曰。有謂明德是心之體。不知此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知止節物有本末節

滄柱仇氏曰。靜屬心。安屬身。大全或問。及蒙引存疑。皆如此解。確不可移。俗見避下文心身。遂用中懷我躬等字替代。可笑。○章句第三節。只作結上文。大全盧氏。又將先後二字起下文先後意。作者因補出先中有後。後中有先。但依註還作結上。為平正。

顧氏惜陰錄曰。朱子大學章句。作格致傳。補之後。矩堂董氏槐。謂格致傳不亡。乃雜于經傳中。玉峰

車氏若水。慈溪黃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選。卿。及浦江鄭氏濂。夫。天台方氏希直。皆有論說不一。新安程氏克勤。又有大學重定本。近時王陽明。則專用古本。愚謂古本原無釋格物致知之說。則不必補。亦可也。蓋大學重在脩身。正心誠意。所以脩身也。致知格物。即誠意之功夫也。故大學提出誠意為首。而釋之。格物致知。不須釋也。韓退之作原道篇。止於誠意。蓋亦有見於此。朱子譏其語焉不詳。無乃過乎。

退溪李氏曰。今獻彙言。以大學知止等數節。為格物



致知章之錯簡。欲掇此而補彼。所引先儒諸說備矣。混曩見陽村入學圖說有此說。續見宋史王魯齋本傳。亦云。曾有此說。諸儒之說。有不可從者三焉。經文三綱領。有功夫功效而有結。八條目亦有功夫功效而有結。若如諸說。則三綱獨無功效與結。止於至善之下。卽係以古之欲明明德云爾。語意急促。理趣闕略。一也。傳之諸例。有言工夫而及功效者。或只言病處。以見用功之地者。未有徒言功效而不及他者。今知止一節。但爲知止之效。物有本末一節。通結上文。而未見有釋格物致知之義。至如聽訟章。亦言脩己

治人之有本末耳。尤不關於格知。今強引以爲格物致知之傳。初無格物之功。又無致知之義。二也。綱領條目之中。雖無本末之云。然此二字。一見於綱領之結。猶未足。再見於條目之結者。誠以學者於此不知其有本有末。則其於脩己治人之道。皆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倒行而逆施之。故丁寧致意如此。傳者至此。亦特舉二字而釋之。則所謂先後終始厚薄。皆在其中矣。今以綱目中無二字。而謂不當傳以釋之。可謂不思之甚三也。諸儒徒見此數節中有知止知先後。知本等語。意謂可移之以爲格致之傳。更不思



數節之文。頓無格致之義。未見補傳之益。適得破經之罪。其可乎哉。今有巨室於此。正寢輪奐無闕。而廊廡有一缺處。大匠見之。作而補脩。材良制美。少無可議。其後有世所謂良工者。過而相之。耻己之一無措手於此室也。於是強生意智。攘臂其間。折壞其所補處。撤取正寢數架材。來圖欲補完其所壞處。更不計正寢之材。初非廊廡之材也。圖完處。不見其完。而寢屋則已成敗屋矣。此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然人情太率。好立異趨新。後至之工。皆不究大匠之神筭。而一向贊歎和附於世。所謂良工之所為。悲夫。

樸按。王栢方孝孺輩。於古經傳。欲必得其錯簡。是其大病。使人厭惡。至若以知止節為格致傳。以孟子堯舜之智云云。傳會之。則最為無謂。果如其說。則太學始教。如捕風繫影。學者何所下手。退溪此辨。殊為明切。但功夫效驗結語之謂。世猶有疑之。以為或問於知止節。則以止於至善之由。釋之物格節。則以覆說上文。釋之。皆不以為效驗。遂以語類效驗二字。為未定之說。蓋語類於學庸有效驗之說。言其非工夫耳。其所以為效驗。則各自不同。如中庸九經尊賢。則不惑一節。言其如此。則自然如此。為效驗正義。如知止



節。則言知止至能得中間四節相仍而見者以其非  
工夫故謂之效驗可也。如物格節知至而後意識則  
言必知至而後意之誠可得而致非以爲意之誠可  
拱手而收其功但以意之誠可以得而致者由夫知  
至而然下文皆然亦謂之效驗可也。他如以敬止爲  
效驗雖亦章句所不言自不相妨但其所以爲效驗  
則不可一槩而論耳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

問樂記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  
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

類語

摘訓曰近時以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  
知所后此起於盧玉溪黃洵饒之誤那先后二字及  
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這七箇而后字乃死字通  
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不同  
况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爲先則必以彼爲後六箇先  
字內已藏有後字在了又何必遠取下節不相類之  
而后字而強以應先後之後哉然則知所先後搭下  
兩節其意當云何上節述古人知所先後之功下節  
則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

退溪李氏曰物格與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之說謹



聞命矣。前此混所以堅執誤說者。只知守朱子理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之說。以為我可以窮到物理之極處。理豈能自至於極處。故硬把物格之格無不到之到。皆作己格己到看。住在都中。雖蒙提諭理到之說。亦嘗反復細思。猶未解惑。近金而精。傳示左右。所考出朱先生語及理到處三四條。然後乃始恐怕已見之差誤。於是盡底裏濯去舊見。虛心細意。先尋箇理所以能自到者。如何。蓋先生說見於補亡章或問中者。闡發此義。如日星之明。顧混雖常有味其言而不能會通於是耳。其說曰

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其小註或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體具乎是理。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其曰。理在萬物。而其用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則疑若理不能自用。必有待於人心。似不可以自到為言。然而又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則其用雖不



外乎人心。而其所以爲用之妙。實是理之發見者。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但恐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言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乎。是知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其隨寓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見於本體之無爲。而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理爲死物。其去道不亦遠甚矣乎。今賴高明提諭之勤。得去妄見而得新意。長新格。深以爲幸。

樸按。此與勝私私勝。頽淵問仁章集註同文法。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非物自到也。竒明彥說。恐不可從。世有蹈襲此說者。故辯之。

### 傳首章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脈之精密。如此。李氏岱雲曰。玉溪以自明爲爲仁。由己之意。是重自



大學說解  
字說責重當自明其德不可推諉虛齋駁之謂著此  
下句以別新民觀章句已德二字可見蓋以己德對  
下民德而言也存疑亦謂自字輕呂晚村則謂重自  
字不重皆字以自字個人所有不獨三聖是亦重勉  
人自家用力之意看來不重皆字亦不重自字只重  
明字蓋皆字不過承上三書若重自字雖合勉人用  
功之旨于三聖分上不緊切三聖不假旁貸自是不  
消說了只看上說克明顧諟克明則知是重明字也  
章句于自明下加己德二字以對下新民虛齋之說  
膾合。

傳二章

虛齋蔡氏曰按或問云武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  
民染紂之汙俗而失其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  
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及陳氏小註反矣又觀下文  
去惡遷善舍舊從新之句亦似不同蓋或問是舊  
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

樣舊解此節義從蒙引項聞薩江田生說始悟其非  
而改之先是既以或問此段為不同章句而經筵講  
義亦同或問故並以為未定之說殊不知經筵講義  
於本文下注乃章句也無一字異此章句或問講義



皆一意而新字當連上作字不可連下民字之明證也。讀講義時。鹵莽蹉過注文。以有此誤。蓋民之自新由上之有以新之。或問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新字即作新新也。

或謂蔡氏以章句或問作新不同者。以章句自新字為釋本文新字之故也。殊不知章句自新字作字中來。非釋本文新字也。夫汙俗之民。不遠乎禽獸。然同有此德也。上之人能自新則民之振奮踴躍自新其德者自不能已。我自新而作興之。因民

之有自新者也。作之者在於我而所以作之者在於彼。新之者在於彼而所以使之自新者在於我。是以本文曰作新之。字作新字在我章句則曰。振起其自新之民。可謂解得妙矣。且章句例前所解文字不復釋明明德章句。既云云。故於明明德於天下則止。解於天下三字意而已。新民字亦經文章句既云云。於是則特解作字意而已。故余嘗謂此章句十六字是作字註解也。不著自新字。則不得說出作字意。讀者往往不識于此。故其說紛紛耳。樸按如此。則作字解中有自新字。章句亦有自新字。



為振起自新之民而新其民。其義迂複難通。蓋傳文新字連作字為義。而人皆病。此傳新民宜釋經文新。民之義而反以為民之自新。獨以作字釋新民。經傳不相應。是由未察經筵講義章句或問始無異義也。

傳三章

黃鳥節

張氏彥陵曰。玩可以字口氣。不曾說殺不如。而其必當警省意。凜然言外。

穆穆文王節

用齋周氏曰。此條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歷指所當

止之處。○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無不止。

陸氏稼書曰。按此說。敬止在「一」時。不是說敬止是「一事」。若因之曰。敬便止。則偏矣。

樸按。敬止俱兼體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故大全張氏之說。不可從。若西山真氏謂敬止之敬。舉全體言。止於敬之敬。敬之一事也。則不妨。

瞻彼淇澳節

陸氏稼書曰。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引。俱不主武



公言。蓋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唯吳季子。主武公言。而麟士本之。然終不妥也。

傳四章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朱子曰。固是以脩身為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

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語類

張氏彥陵曰。按知本有三說。一說指聖人聽訟二句。為知本之言。固非也。一說直斷使民無訟者。為知本亦非。一說借訟上推開。說是教人於大畏民探討。悟頭不是沾滯語。亦不是推原語。此解得之。



陸氏稼書曰。按第一說。或謂指聖人知本。與此大同小異。蒙引辨之詳矣。第二說。近似。然章句亦不從者。蓋此句。要推開看。如此說。便難推開。故也。惟第三說。是章句之意。○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耶。蒙引此條。辨得最是。不得以舍經從註疑之。

李氏岱雲曰。按饒氏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語本斟酌。蓋理其本。則必在於自明其明德矣。後人多脫却使字。以無訟爲本。聽訟爲末。不知無訟。只算得民德之新。如何算得本。蒙引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則又非。蓋使無訟三字。原分不開。夫子只以使無訟對聽訟而言。未嘗以使無訟一層對無訟一層而言也。聽者上聽之也。使者亦上使之也。能明明德。以<sub>テ</sub>使民無訟。則是知本。徒聽訟。以求民新。便是務末。是使無訟。正與聽訟分本末。何嘗與無訟分本末。蒙引誤以無情句爲無訟。大畏句爲使無訟。不知二句只一直說下。所以大註中用一蓋字。乃推原之言。聖人能<sub>レ</sub>使無情實之人。不得盡其虛誕之辭者。由于我之



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也。能使二字。朱子已用在無情句之上。而蒙引猶欲分貼乎。時解誤以無訟爲末。于是以無訟爲治化盡頭。此外更無新民之事故。末字不用推廣說。豈知無訟只是民德自新。聖人正說必也使無訟。何嘗以爲末而後之。不明明德而徒求新民。不求使無訟而徒求之聽訟。此其所以爲末而當後也。只看朝廷何嘗不設訟獄之官。然并由學校禮樂政刑新民中。尚有許多事。故末不一。末本只一本。舉聽訟使無訟。是于新民中之一事。便見出根本大原來。故以此謂二字。指點之所以註。

用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句。以類推之也。  
李氏禎曰。語類明云。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爲末。分明以<sub>レ</sub>使無訟與<sub>レ</sub>聽訟。分本末矣。而虛齋反謂。不可以聽訟爲末。使無訟爲本。直與朱子相背。却不道自己心粗也。

晚村呂氏曰。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卽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



大學詩論釋  
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于字義且未  
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  
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  
行其書。以爲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 傳五章

陸氏稼書曰。雙峰饒氏及蒙引淺說。皆是以表裏精  
粗。各有當然。所以然。而朱子又是以表與粗者。爲當  
然。裡與精者。爲所以然。看來可兼用。真氏以知所當  
然。爲知性。知所以然。爲知天。恐亦難如此分。知性知  
天。有淺深乎。

### 傳六章

#### 首節

晚村呂氏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  
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字。  
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  
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  
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  
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  
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入致知傳矣。且下節  
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



大學言說辨義  
汪氏摺九曰。意字只指欲爲善去惡的。一念說。故緊  
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如此也。高中玄謂  
好惡宜懸空說。而駁朱註好善惡惡之語爲非。殆亦  
識見未透耳。

又曰意。只指好惡之念說。能惡能好。便是誠。若將意  
字作泛然動念之意。須於好惡前。下一周折。云意之  
惡者惡之。意之善者好之矣。若如此說。則意有兩歧。  
意有兩歧。則有當誠與不當誠了。如何可說誠意不  
知此意非泛然之意也。人非至愚。未有不欲爲善而  
甘於爲惡者。只堅持不定。此意便不真實耳。

學曾問。朱子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只爲他有  
箇爲惡的意思。在裏面牽繫。又曰。誠意十分爲善。有  
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便由斜徑。以長豈不是意中  
亦有善惡。李氏岱雲曰。只爲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  
實。便是惡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  
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曰致知有致知  
條下事。誠意有誠意條下事。乃或問謂不知善之真  
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不能無不好者。以拒  
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  
不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則是以意之不誠。盡歸



於知之不至。而知之一真。遂更無自欺之蔽乎。曰朱子甚重知說。語類亦如此。如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這都是重知說。蓋真知善之可好。真知惡之可惡。這真知處便是誠。凡意之虛處。是知處虛。意之實處。亦只是知處實也。要之致知誠意工夫。原是並進。非致知之功無餘。然後纔誠意也。但天資高者。纔真知便無苟且自欺之蔽。一了百淨。天資下者。致知是知上著力。誠意是行上著力。兩頭都要吃緊做工夫。只看語類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誠。可見是說那天資高

底。世無許多顏子。須是兩頭吃緊做工夫。

### 二節

虛齋蔡氏曰。意者。心之發也。又謂之獨者。心所自知也。章句幽獨之中。及間居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

樸按幽獨慎獨。皆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而言。與間居獨處也之獨字不同。蔡氏混幽獨於獨處。而以慎獨為不以地言。胥失之矣。

### 三節

晚村呂氏曰。有云十自所視二句。是棧足間居為不



大學詩義精義  
善節。泳嘆。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  
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又有云考亭謂此承上文人  
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須主小人說。不知上文此  
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間居節。又何須從新咏  
嘆。小人乎。以嚴為慎。此意之所誠。心廣體胖。則意識  
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  
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  
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為仁有礙矣。至朱  
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  
自知。與十目。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

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  
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若也。小人自若。在形外處。  
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  
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  
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

際。飛黃氏曰。按此條。則小人十目二節。通指小人  
之自欺。富潤節。單指君子之自慊。總以發明首節  
自欺自慊之意。朱子本如此說。白文之意。亦本如  
此。無可疑者。

李氏岱雲曰。十目節。既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



之意而言。自是就小人說下耳。其實幽獨之中。善惡都不可掩。豈小人之獨可畏。而君子之獨。反不可畏乎。只就獨說。而小人之惡之當戒。愈可見矣。際飛說。似因語類而疑章句也。

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爲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故程子論

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卽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卽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保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太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

樸按。此章上章旣失。而下章亦無相承之語。故朱子補其略耳。補略之說。見右傳六章右傳七章之下者。是也。若饒氏之言。則朱子補略正爲蛇足矣。不可從。



謹獨誠意之方也。語亦有病。纂釋詳之。

傳七章

楊豐之集說曰。有字便是病。所只襯貼之詞。重發所字者。謬甚。按四子書中。惟居其所在王所。二所字爲實字。餘如敬其所尊視。其所以等。俱是虛字。括所字者。真可厭。

虛齋蔡氏曰。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

情然也。又曰。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



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卽或問分爲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爲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也。

陸氏稼書曰。章句察字。與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察。專以慎獨言。此察字。汎以心之動言。慎獨却在此外。論語蒙引。謂存養兼動靜。省察是存養之一端。是矣。須知慎獨。又是省察之一端。

傳八章

陸氏稼書曰。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大全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但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脩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爲說。家不齊固非。淺說以家不齊在言外。而謂偏之爲害。便是家不齊。亦非。

傳九章

首節

滄柱仇氏子。丑文徵評云。此題之解。說約誤。人不淺。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應上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說。據此是君子齊家於上。國事成



大學言言辨言  
教於下。明明涉效驗矣。而却又謂指理而不及效。豈不自相矛盾。其不通者一也。且未言立教之本。而先言成教之效。預侵興仁興讓節立言無序。其不通者二也。君子教國人。是教之以孝弟慈。故下章云。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正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皆教民以孝弟慈也。今謂君子孝於親。所以致國人事。君之忠。君子弟於兄。所以致國人事。長之順。君子慈於幼。所以致國人使衆之惠。是不以孝弟慈成教。而以忠順惠成教矣。其不通者三也。况所謂教國者。通一國之人民言。今顧氏

分作三層看。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之事上有君。有長。臣之使下。又有衆。則是所教者專在國之臣。而不及國之民矣。其不通者四也。朱子章句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也。此句固屬君子說。下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不曰國人之衆之道。亦明指君子治國之道言矣。下又云。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不曰此所謂家齊於上。云。而曰此所以家齊於上。云云。分明是就君子身上說。以見教所由成者。皆原於此。若依說約。則與章句



大學言言辨言  
不合。其不通者五也。或曰。大全載朱子一說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此道理皆是我家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此條似與說約相同。曰。朱子之說。或有下一時問答而非生平定說者。觀朱子又云。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按此說確與章句相符。觀者固當擇此而去彼也。或曰。孝所以事君。則是諸侯之上。必有天子。慈所以使衆。則是諸侯之下。必有百姓。若第所以事長一句。其說似乎難通。曰。第以事兄。此以家言也。至於在國。則大賢而爲師事與夫

本國之君方伯之長。皆所謂事長也。其說固不難通矣。或曰。然則治國之事。專主諸侯言。而無與於天子。亦安見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乎。曰。傳中所言。太槩泛論其理。而不必泥於其詞。此章言治國而引堯舜爲證。下章言平天下而引秦誓爲證。正見其理有相通而不必判其孰爲天子孰爲諸侯。况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公侯卿士。莫不從事於此。則凡爲君爲相而有治平之責者。皆當講求其義。安可執一以論哉。或曰。以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屬諸君子。其說果何所據。曰。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集說。皆



大學言論辨言  
然而說約起於近世之新解。故不足信也。吳氏季子云。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而盡陳善。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清共而崇推遜。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泛愛而廣博施。事君事長使衆。其節目甚繁。施爲甚悉。然本原所在。固已具於一家之內。而不待他求也。蒙引云。孝所以事君三句。正說出國家一理。蓋言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所以事君。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

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又云。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卽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卽在此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卽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本文三箇所以字。可玩味。又云。此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是謂一理。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又云。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凡吾所以事君事長



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非是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存疑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言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何也。蓋家國一道。在家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之忠也。在家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之順也。在家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之惠也。孝者所以事君。君子能孝以教家。在國必能忠以事君。而教國人孝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能弟以教家。在國必能順以事長。而教國人弟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能慈以

教家。在國必能惠以使衆。而教國人慈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又云。或疑不曰孝者所以事親。而曰孝者所以事君何也。曰若說所以事親。只是家中事。不見得家國一理意。必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然後見得在家事親之孝。即在國事君之忠。家國一理之意爲顯耳。

陸氏稼書曰。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



大學說義  
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

或曰。其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滄柱仇氏曰。教以孝弟慈。曰既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必然脩命令政教。使人孝弟慈。然引導之本。全在躬行孝弟慈。以教於家上。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然非在國居位任事事君事長使衆爲民之標準於上。則在家之教亦無由推及於民。故治國君子。孝弟慈以教

於家。國之民既有所感發矣。及其於國也。忠以事君。順以事長。惠以使衆。又足爲民之師表。故民望其事。君事長使衆。咸勃然興起於孝弟慈。蓋忠孝一道。未有上以忠帥民。而民不興於孝也。況在家先已有孝。以帥之乎。弟順一道。未有上以順帥民。而民不興於弟也。況在家先已有弟。以帥之乎。慈惠一道。未有上以惠帥民。而民不興於慈也。況在家先已有慈。以帥之乎。孝弟慈以教於家者。乃平時之事。以見教之所由立。事君事長使衆。以教於國者。乃臨時治民之事。以見教之所由行也已。



大學言說辨言  
樸按成教於國。猶曰成治於國。治即教也。不必於忠順惠外別說教國之事。仇云。民望忠順惠。咸興於孝弟慈。此與舊說反而其誤一也。教成之效。自有下文。

二節

李氏岱雲曰。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朱子云。不必言不待推。及此節。却又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則又說推矣。諸儒不明其意。遂謂此節。只重不假強為意。不重識其端。而推廣之。更有謂只是推廣孝弟慈之端。非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予細玩或問語類。皆不然也。語類云。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

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觀此則人之保民。不如保赤子。便是不能推慈之端。以使衆。或問又云。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可見正為欲明使衆之道。當由慈幼而推之。故原其非有待於強為。以見其天良之自具。而奈何失之而不推也。虛齋謂。本文如字意。輕推廣意在言外。是明將本文使衆一層。截去了。稼書又以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發明之。亦大失集註或問之意矣。君子既有治國之責。



又豈只在家庭中。盡孝弟慈之理。而置國人於不問乎。康誥如保赤子。原說保民。本是使衆之事。傳者引而釋之。見保赤子誠求原。不假於強爲。只察其端而推廣之。而保民之道在是矣。若謂只觀感自化。不待推廣。則興仁興讓。君子惟坐享其成。亦不必有令有求。有非矣。而下文又說藏身之恕。何也。朱子於此節。預下推字。正探下恕字。以立說。人只道治國章有感化無政事。謬。

樸按首節仇滄柱得之。次節李岱雲得之。今於二家。取長舍短。是章之義始明。他說紛紛。不攻自破。故不

盡辯。

玉溪盧氏曰。引書。卽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

李氏禎曰。按誠求以保赤子。原不待學而能。所謂不假強爲也。保赤旣指慈言。則立教之本。正指孝弟慈矣。况語類明云。求赤子之所欲。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則在本節論慈是本。保赤是端。如保當由保赤之端。以推廣。而盡使衆之道。玉溪以本爲明德。端爲孝弟慈。誤矣。



三節

大全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陸氏稼書曰。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爲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機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

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四節

仁山金氏曰。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已者。未有可推以及。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



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

李氏岱雲曰。朱子謂忠直是實心。直是忠實不偽。到應事接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觀此則有諸己無諸己。有忠在裏面。就到求諸人。非諸人也。有忠在裏面。所謂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者。正以推己及人之中。皆要有盡己之忠。以為之本也。乃金仁山。陳新安。皆以有諸己無諸己為盡己之忠。以求諸人。非諸人為恕。分忠恕貼人己。豈求人非人時可不盡心乎。章句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以一恕字。總承之。其實有而後責。實無而後非。則忠為之本也。所藏乎身不恕。只是先不能有諸己無諸己。此身已無可推。却把甚麼去推以及人。便是所令反所好。



大學詩說雜說  
不能喻諸人。便是而民不從。諸儒以藏乎身當忠。亦是怒外。另添上一箇。

李氏禎曰。按一家仁讓。則一國自然仁讓。是感化之機如此。君子知得這家國相通道理。所以有而右求。無而右非。有推己及人之事矣。分明拈出令字來。實指政事上說。時解只坐認煞上節註語。教成於國之效。一效字。不知此。但言感應之效。非謂治國不須政事也。但意責重君子當先自盡耳。

五節至末節

李氏禎曰。按朱子謂通結上文。以上文有兩意。語類

謂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一意。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又是一意。不出家而教成。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不齊家不能治國也。下更說其所以教者如此。所謂家齊而后國可得而治。治國自有治國之事。亦不單靠齊家也。三者便是教之目。是實實地。把孝弟慈去教他一番。非只自盡於家。他便感化。但不躬行。則不能化得人耳。朱子分明謂此一段。只此兩截。奈何人皆失之。

李氏禎曰。第二箇宜其家人。已推開之子。說到君子身上。見詩咏之子之能宜其家人如此。君子



有治國之責。亦必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是就詩辭補一層說。不然之子。子有何治國之責。而謂其而后可以教國耶。時解。又有謂君子能化之子。有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亦多一層。下節第一箇宜兄弟。是就美元侯說第二箇宜兄弟。亦指凡教國之君子先宜兄弟。而后可教國人之宜兄弟也。

櫟按或問云。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之意也。則能化之子之說。爲是。

陸氏稼書曰。足法亦只虛說爲是。翼註曰。足以法於家人。或又云。足法於民。皆偏。

虛齋蔡氏曰。不是謂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足以法於人。此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爲民之表也。

櫟按。一家之父子兄弟。皆足法。然後見其家道之極美。蔡說非是。朱子答人問。是章舉堯舜周公事。辯之者。其不就一身言。尤章章矣。夫堯舜周公之下身。以爲父以爲子。以爲兄弟。豈有欠闕不可法者哉。但其子。



其兄弟之未化。故有常變之論耳。

陸氏稼書曰。此數在字。與致知在格物在字。又不同。若便以彼例此。則真拘儒矣。

傳十章

牒按。朱子答江德功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絜乃得其義矣。據此則諸家度之以矩之說。皆失其義矣。絜以己心度物也。矩得均齊方正也。均齊方正字。自矩字來。矩字自平天下平字來。絜自絜矩自矩。二字停均相合而成義。以名平天下之要道也。其義蓋謂以己

之心度物。使天下均齊方正。猶執為方之器而從事也。世之訓絜矩者。有云度而方之。有云度而致其方。為其說者以為矩之為義。若孟子集註訓以所以為方之器。則規矩準繩之類言器也。若訓以所以為方。則直可以方字當之。殊不知無之器二字。亦指器而言。特解有詳略耳。小學本註。笏所以記事也。足以証之。且朱子若欲以矩字為方字。則當曰矩方也。不當以下所以為三字。其曰方之者。做活字看。亦不考朱書之失也。

虛齋蔡氏曰。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自用。人言以



大學言言辨言  
三十一  
爲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正  
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人者味  
本文之旨則但見其繫承上文繫矩而言耳味章句  
之詞亦但言其能繫矩而以民心爲己心而已皆未  
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人一端言  
者謂下文好人所惡條章句云自秦誓曰至此又皆  
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  
南山之意遂以爲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  
不知此章太旨止是繫矩繫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  
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

繫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繫言好惡下  
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其言用人雖若與上不同其就  
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  
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証上文謂其  
亦專就用人一端言耶

吳氏因之曰有人有土處要說得斟酌既是平天下  
之君子原是天下皆吾人天下土皆吾土此只是言  
人民土地我能固之耳程文說出化外去亦似泥故  
下民聚亦只是不離散之意不必說到近悅遠來上  
晚村呂氏曰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



新民言。則民爲末。在聽訟言。則訟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末。

李氏岱雲曰。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分明看德在絜矩之先。况註又訓德。即所謂明德。正恐人誤把此德字。便貼絜矩。謹好惡說也。明德是自己身上事。絜矩是平天下條件。如何混得。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有德即是絜矩。自看差了。玉溪盧氏謂有德則能絜矩。作推一層說。最善補本文。

虛齋蔡氏曰。上句不當因鄭說而遂泥定。以爲人君

之言。凡人言語皆然。故一則曰者。二則曰者。是并下句皆泛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意則與之昭合無間。故引之。且云得其旨矣。是其說偶得傳者之旨。而未必是正釋其義也。論或問所引鄭玄說

虛齋蔡氏曰。其如有容焉。言如物之有容者。蓋人之一心。豈真有許多大。有許多濶。可以容受許多物哉。故爲之形容曰。其如有容焉。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然也。

櫟按。此說新奇。然若有容。與寔能容之相照應。若以爲如物之能有容者。則理不通。



陸氏稼書曰。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而以尚亦有  
利總承。至此爲正。

陸氏稼書曰。按四箇不能。人只作寡斷說。便不得其  
所以不能之故。註云。君子而未仁。夫未仁便是私去  
不盡。私去不盡。故恐用君子以妨己。欲退小人以難  
遂己私。如何能決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折是  
多少遲回顧慮在。

次崖林氏曰。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  
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  
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

引以子願孝爲己之心。父欲孝爲物之理。子盡孝以  
事父。爲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己。  
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朱子曰。忠信  
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曰  
忠是就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按此與蒙引不同。  
晚村呂氏曰。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  
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  
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脩己治人  
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  
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



之公者也。

晚村呂氏曰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

櫟按條目傳後。右傳幾章。下章曰釋一目者。唯誠意。以其前後無所起承。故朱子有補略之說。正心傳以下。則皆曰釋二目。七章釋正心脩身。唯論正心。不及

脩身功夫。而其結有脩身在正其心一句。八章釋脩身齊家。唯論脩身。不及齊家功夫。而其結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一句。由此觀之。七八章似所主在上目而帶說。下目以示序。不可亂功不可闕而已。其實非釋二目之義。至九章釋齊家治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則各舉二目功夫。則七八章與九十章同。曰釋二目而有不同者。七八章下目雖似帶說。其言如此而後可如此。則未嘗不及下目事。要之七八章釋二目者。皆平看爲是。講家或謂釋二目者皆當重上而輕下。果爾則連而至十章無復平天下功夫也。



大學諸說辨誤

大學諸說辨誤 畢

青藜閣藏書目錄

須原屋 八

四書集註

道者點素讀本  
大字最勝堂板

全冊

朱子心學錄

明朝金谿王冀輯

全冊

同 集註

朱錫旂校正  
齊先生覆詳

全冊

大學章句纂釋  
同 諸說辨誤

古賀穉里先生著  
合刻

全冊

周易古註

魏王弼注  
晉韓康伯注

全冊

四書便講

佐藤直方先生著

全冊

同 正文

穀山先生校正

全冊

女誠

後漢曹世叔著  
忠珍先生新注

全冊

物理小識

明朝方密之著

全冊

棠陰比事

明朝桂萬榮著

全冊

文子全書

入江南漢先生校

全冊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山井鼎先生撰  
物叔達先生補

孝經會通

明朝沈淮著  
善庵先生校

全冊

易經詩經書經春秋禮記孝經孟子  
七種ヲ合刻ス  
全部三十二冊

新定儀禮圖

高田侯儒臣  
村松先生著

二帖

鹽鐵論

漢朝桓寬撰  
明朝程榮校

全冊

關尹子

白井真純校

全冊



大清廣輿全圖

水戸赤水先生校 彩色箱入一枚

唐土ノ地圖世ニ行ル、者善本有リテ依テ先生多年研究シテ此大圖ヲ製ス水陸道程山川ノ疆界日景星度ノ遠近ヲ量リ以テ天下ノ形勢ヲ知ラシム

歷代州郡沿革地圖

水戸赤水先生著 折本一帖

大清國海陸道程圖

禹貢九州圖

周職方氏圖

春秋列國圖

戰國七雄圖

秦三十六郡圖

西漢州郡圖

東漢州郡圖

三國州郡圖

西晉南北朝圖

唐十五道圖

大明十三省圖

亞細亞小東洋圖

尋常ノ地圖ト異ニシテ每圖分度ヲ量リ方尺餘ノ紙面ニ歷代ノ變化沿革ヲ微細ニ著シ席上ノ一奇觀ニ備ス尤尺讀史家涉獵ニ臨テ成敗事跡ヲ探索スルノ勞ナカラシム

禮記王制地理圖說

赤水先生著 全一冊

附錄二千乘國考別子五宗考十二律三分損益考 歲星行度考二十八宿星圖考七耀右旋圖考

博覽十六言

林道春先生諒解 全五冊

相傳ノ管相公編輯シ玉ヒ延喜帝ハ奉ラセ玉テ所ノ書ナリ上ハ六經正史下ハ諸子百家ノ書ニリ要語格言ヲ擇出シ君道政事文學武備禮法官制刑法祥瑞祭祀人倫人事臣道風俗ニ至リ十三門ニ部ヲ分ツ學者善ク熟讀シ玉ニ誠ニ身ヲ修メ國ヲ治ル一助ハ云モ更ナリ博物多識ノ益多事モ少カラシ

撈海一得

鈴木澧州先生著 全三冊

國字ノ隨筆ニテ雅俗ノ考証ヲカシ學問ヲ心カクルニ甚益アリ故ニ博物家ト生有ニ置マキ書ナリ

熙朝樂事

明朝田汝成著 全一冊

明朝ノ年中行事ヲ記ス國字ヲ以テ傍註ヲ附ス利便月令大同小異有テ博覽家ノ考證ト成ル

行書類纂

漢南朝其生撰輯 全一冊

古ヨリ行書ノ體ヲ集タル書少シ仍テ皆唐宋元明ノ諸名家ノ體ヲ碑面或ハ古今法帖ヨリ模寫シ字彙ニ倣ヒ畫引ニ集字シ同字ノ異體ヲ索ルノ便ニ備フ實ニ入木ノ至寶臨池ノ紺珠ニ充ツヘキノ良書ト云ヘシ

宋詩鈔

清朝張二銘選 小一刺

金詩選

清朝顧奎光選 全四冊

元詩鈔

清朝張二銘選 小一刺

米菴先生百絶

賴山陽 全一冊

樂志論

米菴先生書 全一帖

揚成齋三大家妙絶

市河寬齋先生撰 全一冊

方秋厓詩鈔

清朝方秋厓撰 全三冊

揚成齋宋三大家律詩

揚成齋撰 全三冊

北禪詩草

大典禪師著 全六冊

北禪文草

大典禪師著 全三冊

伽陀

大典禪師著 全一冊

小雲棲手簡

大典禪師著 全一冊

增訂宋詩礎

天民先生著 全三冊

東坡山谷石湖放翁ノ四大家ヲ首トシ諸名家ノ尤奇字妙句ヲ悉クアルム會席旅行ニノツミテ斬新ノ造語ヲ發ナクミテ速ニ求ル懷五ナリ

宋詩語二編

櫻宇 全一冊

前刺ニモテタル所ノ妙語ヲ著ス前後ノ兩書金クニテ作意ノ機會ニソノフ



冷齋詩話

宋明僧惠英著

全三冊

全唐詩逸

市河寬齋先生編

小刻全一冊

洪公嘗テ東坡山谷ト交リヨシ清談佳話書ベク驚ベシ一度此書ヲ覽テ愈快ト賞歎セザルハナシ

隨園詩鈔

市河寬齋先生撰

全一冊

清朝康熙帝ノ全唐詩一百卷ニ遺逸シタル所我日本ニ傳ハシ唐詩ヲ寬齋先生集ニテ悉ク一ナセシラ彼土鮑廷博ノ知不足齋叢書中第三十帙目ニ再刻シ道光三年翁廣平其跋ヲ書シ極テ賞歎ス今又其マ、翻刻スル者也

佩文齋兩韻便覽

大民先生著

懷中折本全一帖

寬齋先生遺稿

三友先生編次

全七冊

先生ハ近世ノ詩宗ニシテ當時流行スル詩風ノ鼻祖ナリ妙作至テ多シ曩ニ數種刻成テ盛行ハル此編ハ中年ヨリ晚年ニ至ルマテ數千首中ヨリ鈔録ス奇趣絶調ハ一讀ニテ知ルベシ

作詩字例

芝水先生著

小刻全一冊

上六朝ヨリ下元明ニ至リ諸名家全集ヨリ佳章秀句ヲ精選シ且出所ヲ記詩入室變スキ書也

作詩志毅

山本北山先生著

全一冊

孝經樓詩話

北山先生著

全一冊

唐宋明ノ詩作ノ異ナルヲ論シ附録ニ祖祿南郭ノ詩文章ノ謬誤ヲ舉ケ示セシ書ナリ

先生非常ノ論ヲ發シ唐宋詩學ノ真偽ヲ辨折ス公更ニ作詩ノ意ヲ緊要ナリト又考證ニ益ナリ

唐詩平仄考

盧玄亭先生著

全一冊

四聲世々ニ變アリ然レハ近體唐ヲ以テリトシ又平仄ヲ險トシテ天然ノ聲音コニ有リヲ知ラサルヲ憂ヒ又近世大家モ平仄ニ泥ニテ字義ヲ誤レルト有ニヨツテ其作例ヲアゲ辨折ノ正路ヲ教導シ玉フ

詩學小成

一葉先生著

小刻全一冊

此書ハ時令ノ門部ヲ分ケ亦贈答即事等ヲ起ラヒテ熟字ヲ附シ韻礎ヲ屬シ又轉句及ヒ平仄ヲ記ス初學師傳ナクトモ作詩ノ自在ヲナスベシ

幼學詩韻

桂林先生校閱

全一冊

世ニ韻礎ノ書多シトイヒ兒童蒙ニ便ナラズ此書ハ手近キ題ヲアツン四季トニ雜ト部ヲ分ケ廣クシテ至テ作リヨキ韻ヲ題コトニ出シ次ニ轉句押ヲトシノ字ヲモシエトキ韻語ニ逐ニ國字ヲ附シ意味ヲヒシテ詩語碎金詩學小成頓語詩傳ナドノ書ヲ見テ字ヲトリ合スル易ク一首ヲ作リ得ラルベキ詩道教育ノ書ナリ

頓悟詩傳

葉玄之先生著

小刻全一冊

初ニ詩題千餘種ヲ出ス一字ヨリ三十字ニ至ル且成語熟字地名異稱等ノ部類ヲ分ツ部テ詩作セシニ良材ト云ルハ此書ナリ

四聲韻選

芸蘭先生著

小刻全一冊

李太白杜子美ノ平韻仄韻ノ作例ヲ鈔出シ附録ニ兩韻ノ字義ヲ述ル

幼學詩韻續

蕪園先生校閱

全一冊

前件ニシルス詩韻日々盛ニ流行ス然トイヒモ諸君子詩題並ニ韻字ノタラザルコトヲ慮フ依テ先書ニ洩タル題ヲ設ケ韻ヲ附シ不足ヲ補フ

西域聞見錄

清ヒ十一椿園著

全一冊

清ノ康熙雍正乾隆ノ間西域回部ノ諸人國ヲ往々平定ニ成ク版圖ニ入リ内地ノ風俗ヲシルス且ツ其諸部ノ山川人物風俗物産等ヲモ詳ラカニシルス



初學文軌

大典禪師著

全三冊

禪師積年ノ精研ヲ以テ漢文ノ心雅ヲ舉ゲテ示和習ノ浮俗ヲ脱出ス一ノ諄々ト教授シ玉ノ書也

作文志

北山先生著

小刻

漢文ヲ和譯ノ覆文ノ法ヲ示シ和文ヲ漢譯ノ死活勢ヲ悟ラシト回ニ街談巷議ヲ戲作ノ作文難事ヲサケルヲ知ラシム

文草小成

芸閣先生著

小刻

經史子集ノ他群籍ヲ鈔録シ佛典ニ至ル盡ク書目ヲ標シ門部ヲ分チ一見ノ末歴ヲ知ル且和鮮ヲ附テ取用類便宜アリ誠ニ香一炷ヲ燒テ限トシ席上ニ頓作セシム今ノ成文ニ二篇ヲ舉テ一章ノ機軸ヲ知ラシム實ニ作文ノ捷徑ニ直ニ筆頭花ヲ生シ妙用神ノ如シ

文藻行潦

北山先生著

小刻

文章尺牘ニ用ニキ古今ノ雅語ヲ平常ノ俗言ヲ以テ集メ其語ノ出所ヲ記シ部門ヲ分チ伊呂波寄ニテ初學作文ニ臨ミ急速ニ其語ヲ求ルニ甚便利ノ書ナリ

尺牘笈

鈴木澹州先生著

小本

和漢諸尺牘中ヨリ初學日用ニ便ナル語ヲ採摘シ和鮮ヲ附メ語ヲ求ルニ甚速ナリ

尺牘彙材

淡園先生著

小本

諸大家ノ良材ヲ選ミ叙懐存問餞別慶賀時候共余數々条ノ部門ヲ分チ大成ノ國守ヲ附ス且漢式ノ和俗漢雅ノ作例ヲ對照シ變存妙用ヲ知ラシム

東海地名箋

增補小刻

全一冊

宇内ノ山川府城郡縣名所旧跡ヨリ遐夷幽遠僻遠ノ地ニ至ルマテ盡ク網羅シテ遺スヲナシ蓋シ古今名公鉅儒ノ詩文集ニ就テ尤其雅訓ナルヲ拾收シ亦時令ノ人事器用禽獸草木等ノ異名ヲ附録シ詩作文章尺牘ニ必用ニシテ坐右ノ清玩ニシテ且旅行ノ懷室トス

含錫紀事

台州先生戲作

全二冊

日本兒童ニ云備フ舊話ヲ漢文ニ面白ク綴リ俗譯ヲ附シ初心漢語作文ノ例則ニモナルベキナリ

經史摘語

鈴木澹州先生著

全冊

經史ヲモトシ諸子百家衆流ノ書ニ至ルマテ悉ク抄撮シテ其出所ヲ示ルニ專ラ作文家ノ咄嗟ヲ辨ゼシタメ伊呂波引ニシテ探討シ易カラシム博物ノ君子モ必遺忘ニ備フニ書ナリ

紀効新書

明朝威南塘著

全冊

往昔ヨリ舶來スル所ノ書三種アリ各異同ヲテ諸君子疑評スルノ多年ナリ今茲ニ翻刻スル所ハ威將軍晩年ノ定本ニテ束伍篇ヨリ水兵篇ニ至テ通計十八篇アリ實ニ刪定ノ全書ナリ

西洋火攻神器說

明朝何汝賓著

全冊

巨炮ニ攻守戰ノ三法アル事ヲ論シマヒラカニ其器ノ形状ヲ圖シ大小銃筒ノ鑄造彈丸ノ輕重大砲ノ煉造法ヨリシテ放子ヤウニ至ルマテ具ニ其製作秘術ヲ載ス

國字解

徂徠物先生著

全三冊

平子龍先生校訂合刻

單騎要略製作辨

村井昌弘先生著

全冊

享保中秘製單騎ハ印行成テ世ニ行ルニ盛ナリ此書寫事ノ諸客傳寫ニ珍奇トシテ秘藏愛玩ス茲ニ慮ラスモ昌弘先生ノ賢孫ヨリ真本ヲ惠賜セラレテ世ニ公ニシ

騎士用本圖說

關重秀先生著

全冊

騎馬士二件ノ書ニシテ馬具兵具ニ至ルマテ製作且用ヒ方ノ便利或ハ武術執行ノ取要等ヲノミ將九字ノ極秘ヲモ論セリ

新刀辨惑錄

前水一滿齋著

全三冊

自利心得ヲ初トシ世昔ヨリ世行テ所ノ新刀鑄造其書評書ニ誤多説或ハ漏多事等ノ具ニ載著ス

中古甲冑製作辨

柳原春山先生著

全三冊

此製ハ天文ヨリ慶長ノ頃迄中古戰國ノ時用テ左右ヲ避ケ坐作進退ニ武威顯ル所ノ利用ヲ察シテ古今ノ武器ノ變セシメテ等國式ヲカシテ辨ス



王羲之 樂毅論 合刻 小楷 全一冊

米元章蕭閒堂記 行書 全一冊

米家書訣 市河三吏先生輯 全一冊

米元章の家法ノ始トテ前賢論書ノ名言活句ノ先生悉ク自ラ歴試シテ精確至當ナルヲ蒐輯シ且ツ李陽水翰林密論用筆法二十四條ヲ増補シテツイニ附録ス實ニ書家希代ノ寶鑑ナリ

清三家書論 市河米菴先生輯校 全一冊

清朝王虛舟ノ論書牘語朱聞雲方書學捷要梁同書ノ書論ヲアツムイツレモ近世ノ奇書ナリ抑歷代編述ノ書論多端ニシテ初學望洋トシテ解シガタシコノ書論ハ前賢ノ秘訣ヲ發揮シ且ツ三家自得ノ妙説ノベテ繁クケツリ簡ニツク實ニ書學ノ捷徑トスベキ書ナリ

中書楷訣 明明姜立綱著 全二冊

永字ノ八法ヲ初メ體勢運筆ノ妙要ヲ集列ス書ヲ嗜ムノ君子常ニ机上ニ安置シテ其結體骨格ヲ煉磨シ五八ノ自ラ其妙處ヲ會得ヒテ墨道ノ佳境ニ入ベシ

書述 東江源鱗先生著 全三冊

歷代名碑古帖ノ真贋摹搨ノ精粗悉ク前賢ノ譜論ヲ集録シ折衷スニ自己ノ卓見ヲ以テス亦古今法帖ノ總目ヲ載ス實ニ書道ノ鴻寶トナスベキ書ナリ

草書禮部韻 宗高宗御書 全五冊

古體ヲ博彙セシ書ニテ運筆結繩ノ至寶ナリ

金聲巧聯 明朝徐公仁輯 小刻 全一冊

歷朝詩書諸百家ノ集中ニ就テ舊説ノ新意秀逸ノ句ヲ精撰シ部門ノ別ヲ大門

米菴墨談 市河三吏先生著 全三冊

執筆ヲサトヒテ撥鋒ツシニス其法楊董王三家ノ真譯ヲ推舉シ諸体ヲ論シテハ秦漢ヨリ明清ニイタル古碑名帖及ヒ真蹟ヲ品評シテソノ賞鑑ノ精微ナルヲ全ク毫末ヲ剖析ス談次繪事ニ及ヒ兼テ落款式數十條ヲエラミ又花押ヲシニス筆墨楮絹ニイタルマデ明辨詳密枚舉スベカラス書家ノ龜鑑トスルノミナラス好事ノ君子亦此書ヲ覽テ千載ノ奇遇ト云

略可法 市河米菴先生著 全二冊

宋元以來諸名家ノ真跡等ニ就テ額聯扇面墜物橫物五種ノ体裁サマク異ナルモノヲ先生年來臨摹シオカレタルヲ縮寫集刺シテ臨池ノ一助トス書家ノ札案ニホセ座石ヲ闕クベカラサル必用ノ書ナリ書學ノ君子一覽シタマワハ更ニ一段ノ好處ヲ得ベシ

米菴墨談續編 市河三吏先生著 全三冊

曩ニ著述セラレシ墨談ノ遺集ニシテ第二ニ隸ハ分飛白體勢ヲ分解シ鬚竅及ヒ細々泥錐畫沙ノ字義ヲ分明ナラシム且ツ淳化停雲戲鴻帖等ノ異同ヲ核シ漢唐以來ノ碑文撰書ノ体格ヲ廣ク集メ家藏運筆ノ奧秘ヲ探リ其餘筆墨硯紙又房箋具ノ論ニ涉リ旁ラ古銅器玉器ノ真偽及ヒ銅玉ノ色迹一々辨シ古圖ヲ縮寫ノ詳ニ其名稱ヲ列シ臨池ノ模範多クシナラス好事ノ諸君一々披閱セハ手ヲスツベカラサル書ナリ



皇國州名歌

米菴先生撰并書

全二帖

三體千字文

米菴先生書

全冊

此墨帖ハ日本州名ヲ七言長篇ニ綴リ楷行二體ニテ大字ニ書シ童蒙ニ便ナラシム只書學ニ益アルノミニ非ス常ニ此篇ヲ熟讀スル時ハ凡ソ五畿七道ノ形勢ヲ居ナカラ知シムベシ

試毫帖

市河米菴先生書

全二帖

三體廣千字文

米菴先生書

全二冊

先生平生筆工ニ命シテ楷筆行草草ヲ製スルヲトニソノ筆ヲ試ミテ諸体ヲ書セラヒシヲ筆工乞請テ刻セシナリ其後來舶人張秋琴江芸閣等末ニ詩跋ヲ附シテ又彼邦へ持歸リ侍講堂七梁同書ト又跋文ヲ附シ並ニ書論一帖ヲ先生ニ寄ス今發行セル三家書論中ニ其書論ヲ全ク刻セリ實ニ希代ノ珍事ナリ

漱帚帖

市河米菴先生書

全一冊

平日諸君子工贈答セラヒシ雅俗ノ書牘ヲ其マ、門生集メ刻スルモノニテ書簡ノ手本トスルニ便ナリ

墨場必携

米菴先生輯

全二冊

唐宋明清諸名家ノ詩文集中心ヨリ凡天地日月ヨリ山林人物花果鳥虫ニイタルマテアラユル画題ノ妙句二三字ヨリ四字ニ至ルモノヲ鈔出シ且銘箴閒雅ノ語及ヒ對聯ノ佳句數百條ヲ載セテ常ニ懷中セラレシモノヲ乞請テ遠ニ公梓ス墨場ニ遊フ諸君ニ一覽シテ必携ハ虚ナラガレテ知リタマフベシ

傷寒論類方

清朝徐靈胎著 官醫多紀先生校

全一冊

此書方ヲ以テ類ヲ分テ十症ヲ以テ方ニ係ケ加減消息ニ至ルマテ精當簡核ニシテ傷寒論ノ津梁タルノミニアラス實ニ忘ラ見テ治ヲホトコスノ模範ナリ吳江ノ徐先生權奇英發ノ才ヲ以テ八十餘年ノ工夫ヲコラシ著述セル所ニノ近世未曾有ノ珍書ナリ

難經經釋

清朝徐靈胎著 官醫多紀先生校

全一冊

難經ノ書ハ古來ヨリ内經ノ精要ニ本ギテ其蘊奧ヲ發ストス今此書ハソノ素問靈樞ノ義ト相乖クトコロヲ辨駁シ定メテ素越人ノ作トセズ總テ經文ヲモツテ經文ヲ釋シ經文ノ證スベキナキハマ、仲景氏ノ書ヲ引テ一語モ舊注ヲ襲ハズ深文奧義片言半句ニ燦然トシテ得失ヲ披ヒ銖銜ヲ校スルニ微妙ヲキム古人未發ノ書ニシテ難經ノ指南車ナリ

經穴彙解

南陽原先生著

全八冊

往昔ヨリ俞穴ノ書夥シトイヘトモソノ說支離顛倒有テ定所明カナラズ因テ先生素問中乙千金外臺ヲハジメトノ明清ノ諸書ニ至ルマテ世々經絡俞穴ノ說アル書ヲ搜羅シ又本邦古今諸家ノ說ヲ執捨シ同身ヲ非照シ異同ヲ辨別シアママリヲ訂ス次テ一經脈任督ニ脈奇經ニイタルマテ圖ヲモツテ示ス或ハ脚氣ハ所四花患門ノ俞穴マデテ盡クツマビラカニ說示サレタル古今ノ規則タル寶鑿ナリ

三喜直指篇

南陽原先生補訂

全三冊

此書ハ古河三喜翁ノ著ス南陽原先生ノ家ニ藏シテ歷試極メテ多シ且記スルニ國字ヲ以テシ卷冊浩ナラス披尋甚ダ便ナラ單方ノ最モ簡要ナラ者ナリ三喜翁ハ甲斐德本翁ニ並ヒ稱セラレ弘治年中明ニ渡テ醫術ヲ傳フ一二十年帰朝ノ後道ノ翁ノ師トシ高名ノ良醫也是ヲ以テコノ書醫家ノ秘笈トシテ珍クシ



和蘭醫範提綱 宇田川榛齋先生著 全部三冊

西洋解剖術ノ説ニヨツテ人身内景諸臟衆器ノ實蹟ヲ講明シソノ形質官能ノ秘蘊ヲ開發シテ同好ノ聖士ヲ誘導シ從來摸索ノ贅事ヲヌカレテ内景ノ真面目ヲハトシシム尚マツノ諸器ノ虚實變故ニヨリテ諸病ノ原由ヲトキシメシムタ其ノ器械損敗スルニ其ノ患病ヲ救ヘルニエニテ推究シカ圭家ヲシテソノ方法技術ヲホドコスノ端緒ヲ啓發シテ捷徑簡便ニソノ要旨ヲ領解セシムコレミナ往籍ノイマダ載レザルトコロニメ實ニ醫家内景究理ノ撰範ト稱スベキノ書ナリ

瘍醫新書

杉田玄白先生起業 大槻玄澤先生翻譯 西醫内外科ノ名哲老樗依協ニ速的處ノ著述ナリ 初學入門ノ規則ヨリ百般ノ治術療法トヨビ縛帶諸式使用ノ器械等凡ソ外科ニ關係スルモノノ説ソノ圖

内象銅版圖 榛齋先生著 售入三帖

此圖ハ醫範提綱ニ就テ成形ヲ對照シ内景解剖ノ精微ヲ著シ繁然トシ重ニ其真面目ヲ机案ニ展觀シテ頓ニ領會シ易カラシム本邦銅版ノ魁首ニテ海内此圖ニモノナシ 南陽原先生著 全三冊

叢挂偶記

諸書ニ出ル仲景ノ事跡ニ參訂シ廣東人考伊吹艾等ノ考ニ補遺ニ説痘瘡八丈鳥ノ流行ノ事并ニ痘瘡種ノ考ニ傷寒ノ名義ソノ餘和漢ノ羣籍ヲ搜索シ後世ノ書トシテ醫門ニ裨益アルモノヲ採テ尚ヲ附察シテ考證ニシテヘタマフ其卓見ノ隨筆ナリ 南陽原先生著 全三冊

醫事小言

國字ヲ以テ醫學脈論ノ秘事察色辨キノ見分等マテ委クシテス病因病名ヲ古書ニ考メ經驗ノ良方ヲヒツテ療治ヲ教ヘ且ツ家ノ秘方ヲモ附シテ考メス 南陽原先生著 全三冊

ヲコトクノ載セテ遺漏ノミナ占未發玄妙ヲツクセシ宇宙第一ノ奇書ナリ因テ杉田大槻ニ老先主多年ソトノ神思ヲ集勞シ譯定ノ効全ク落成ス總目二百五十篇卷五十冊ニ及ブ數百首ノ今此書流行スルノ先生ヒトエヨ世ノ志シソノ厚キコト諸君子熟覽シテ其仁術ノ偉ナルコトヲ深察シタマフベシ篇中刺成タルヲ世ニ公ニス其目左方ニ開列ス尚ヲ殘篇日ヲ逐ヒ年ヲ積テ刺成ス

誘導編

全四冊發行 刺癩編 全四冊 近刻

手術編

全三冊發行 必警部 一名 要術知新

骨傷脫臼編

全五冊 近刻

癩狗傷考

南陽原先生著 全一冊

病犬ニ染ルタル藥方灸法刺法禁忌治驗ニ至ル迄其術ヲ著ス附スル毒蛇諸虫毒鼠咬等ノ即効ノ方法ノ舉ク急救回生ノ珍書ナリ

遠西醫方名物考

宇田川榛齋先生著 全部二十六冊 西洋ノ藥品和漢オヨヒ南海諸島ノ産物凡ソ草木金石土塩動物ノ品類古今イマダ曾テ言ハザルモノアルヒハ漢說アレドモソノ出所性質ノイマダツマヒラカナラザル者ヲアツノ舉ゲ西洋ノ製煉術ニ試テハシメテ其性能ヲ覈知シアルヒハ舶來藥品ノ真贋鑒定ノ法ヲ詳カニシアルヒハ製煉方劑ノ類經驗ノ奇方良劑ヲ各條ニ附録シ或ハ洋品ニテモ和漢ニ産ル者ハ皆是ヲ舉テ日用ニ便利シ其他醫術ニ用フル器械ノ造法マデモ悉ク彙集セリコレ皆前賢ノイマダ發セザル所ヲ明カニシ實ニ千百年來ノ豁眼ヲヒラキ滄生ノ鴻宝トナスベキ珍書ナリ

傷寒考

山田圖南先生著 全三冊

傷寒論ノ疑義ヲ考證シ諸傳ニ記サル所ノ張仲景ノ事跡ヲ舉カ奇書ナリ



新訂 增補和蘭藥鏡

榛齋先生著

全冊未定

每篇以三冊為第一帙

西洋說ニ據テ藥品ノ効能ヲ載スリトイヘ其藥品ハ皆和漢ニテリテ本邦尋常ノ藥舖ニ販モレ成ハ圍圃ニ栽培シ又ハ山野ニ採リテ用ユベキモノニテ探ミテ醫家日用施藥ノ考據ニ備フルモノナリ舊板和蘭藥鏡既ニ刊行スト雖モイフ又其繁冗ハハハハハ切要ナル効能ヲ簡便ニ記シ并ニ西洋ニテ近來經驗發明セル奇効新説ヲ增補シ再ヒ梓シテ公行ス世ニ救療濟生ノ端ヲヒラキ和漢古今ノ綱典ヲ補シテ未曾有ノ本草書也

遠西醫方名物考補遺

榛齋先生著

冊數未定

每篇以三冊為第一帙

先ニ發見セル名物考ニ遺漏セル西洋ノ藥品ヲ載テ其性質効用ヲ詳ニ説ク前刺本ト同レク和漢古今未タ曾テ説カサル品物奇藥ノヒ集メタル譯述ノ書ナリ

若草

南陽原先生著

全二冊

戰場アハヒハ當今金瘡撲扑損傷溺死等急卒ノ病者ヲ救フベキ手當ニ野遊漁獵邊鄙旅客ノ不慮ニ備リ法方一リ藥品多クハ山野田圃ソトニニ直ニ治驗ヲ得ルノ秘方ヲエラシキ人トモソノ製法等最モヤスキコトヲ著サレタル書ナリ

和音西音發微

長柳圃先生遺教

人槻玄幹先生著

全三冊

附西洋字原考

本邦五十音ヲ辨シ和音唐音各韻音ニ通シ語譯ノ必的スル語ヲラビニ蘭字韻ノ法萬國音韻ノ通曉セルイハレ等ヲツブガニ著述ス蘭書讀法譯文ノ意味先哲イマダ發セザルトコロノ公論ノ書也一ニ國學家ニ於テモ字音ノ疑惑ヲ解スベキ書ナリ

文化九壬申年晚春開鐫

東都書肆

須原屋茂兵衛  
須原屋伊三郎

3-11306

¥14.420

2-671  
3-11306



